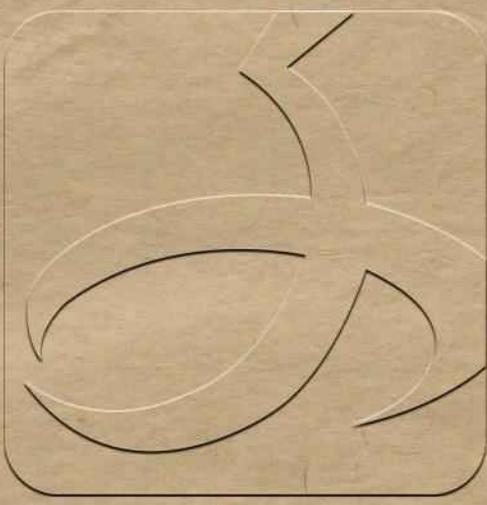


5

44.244
7772
25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全集二十四

墓表八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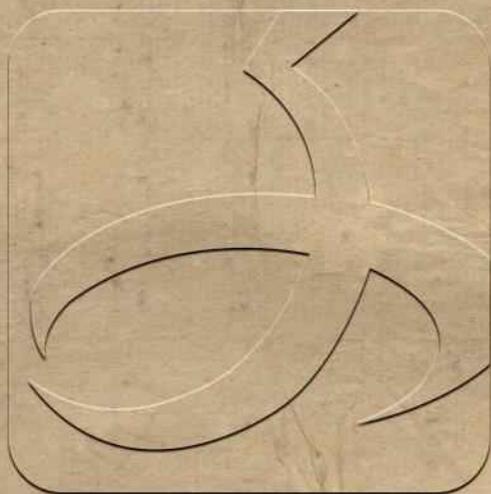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天聖 年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為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為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為乾德人修嘗為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



十七世孫衡校刊



于鄉間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于鄉里一無里字而君獨黜于有司後二十年始以

同三禮出身為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尚為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為鄧公友也君為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為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為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為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泯

沒於無述則為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為鄧城縣令世勳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

一有云字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寶元元年

漢水東至乾德滙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一作山南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為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為其縣令既行

漢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

河人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真定主簿齊化基為吏

以強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為屈多求事可釀為罪者責君理之

君辨愈明不可污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秩滿一無二字

河北轉運使又薦為冀州軍事推官逾年一無二字吏部考一無此字籍

凡四較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畱

君督軍餉課為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一作理壁州疑獄既還

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勞七縣軍餉課尤多而民不勞遭歲

飢悉出庾粟以貸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

朽積而為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為然因請君益貸貝魏滄冀

諸州後歲果豐飢民德君粟歸諸庾無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

萬家

一本有居三年

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畱許畱一歲就拜殿中丞歲

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慙其居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

判河南

一有府字

未行契丹兵指邢洛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

邢州其守

一無二字

趙守一當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

某佐汝可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

推直官遂薦為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石隄者孫

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建州皆以疾辭又求知漢陽

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歲卒以疾解退居于漢旁大中

祥符六年五月某日卒于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

因畱家焉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一作官至尚書屯

田員外郎君為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一有善不享其厚用不既其能余聞古

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既不能祠君于漢之

一無之字旁而其墓幸在其縣余令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

章乃德俾其孫刻石于隧以永君之揚一作賜

石曼卿墓表 慶歷元年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

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一作喜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

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

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

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世乃一混以一作酒然

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

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

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

士不中一有第字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

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邪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

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

有治聲一有用薦者二字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

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

為校理莊獻明肅一有皇字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

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

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
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
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一無
二字

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

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

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麤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

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有

用字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

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

退而質其平生趣一作
取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

盡忻歡一作
歡忻及閒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

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

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

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

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

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一無
得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

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

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

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

夫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慶歷元年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內殿崇班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予幸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既葬而仲孺又來請曰銘之藏誠一作首以永吾先君子不朽然不若碣于隧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為著姓簡肅公於公為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子又欲碣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為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于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畧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慶歷八年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

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與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鄧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爲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

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

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一作

當與處士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

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庠爲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

月某日卒慶歷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

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爲生者往往尚

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於孫

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

乃表其墓以告於後人一作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修述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皇祐五年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於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

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

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

累官至太常博士厯連

一作道

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

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厯五年六月朔日卒於朝集

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於道州永明縣之紫

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

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

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贖宗族朋友人有慢已者必厚爲

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

曰諭鼎州司理參軍曰先湖州歸安主簿曰謚曰諷曰諲曰說

國朝文忠公全集卷二十四
日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於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至和元年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宋興百年而薛姓五顯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簡肅公當天聖中參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爲時名臣公絳州正平人也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爲後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皆用公蔭祿仕以忠厚孝謹多材能爲絳大族君諱某字某簡肅公之兄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退老於家以德行文學爲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爲文辭應有司格旣而曰是豈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爲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君右班殿直君篤愛其弟不得已爲強起就職居頃之卒棄去遂不復仕君居鄉里孝悌於其家忠信於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鄉里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旣歿而猶思焉君以天聖二年十一月某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正平縣清原鄉之周村原曾祖景贈太保祖溫瑜贈太傅父光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今爲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曰良孺殿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軍將軍夫人鄭

氏正平縣太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尚書郎來守是州子薛氏壻也且嘉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爲表於其墓旣又作詩以遺之曰伊絳之人其出如雲往於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鬱鬱其松絳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躬邦君在絳禮我耆艾惟父之執其恭敢怠邦君有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閭里之榮嗟我絳人孝慈友悌爲善有後惟邦君是視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至和二年

君諱谷字應之世爲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仕父炳爲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畱家焉今爲原武人也君舉進士及第爲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

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

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君爲人剛介

一作毅

好學問事父母孝與

朋友信其爲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爲西京畱守

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游雖他掾屬賓客多

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年尚少獨苦羸病肺唾血

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

一作惜而止

之君曰我豈久生者邪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

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

九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羸而力自

爲善居官爲吏未嘗廢學問多爲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強

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
 何而彊者不自勉或死而泯滅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
 於後世君其是已君嘗謂子曰吾且暮人耳無所取於世也尚
 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薄若幸得不死而官
 登於朝冀竊國家褒贈之寵以榮其親然後歸病於原武之廬
 足矣乃益買田治室於原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為名公卿
 所薦乃遷著作為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一作舍母宋氏京兆一作
 司氏永安縣太君於是遂致仕歸於原武營其德政鄉之張固村原
 將葬其親卜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亦卒遂
 以某日從葬於原上予與君遊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

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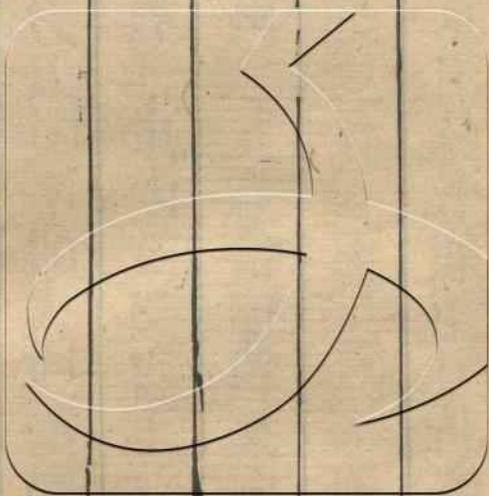
墓君娶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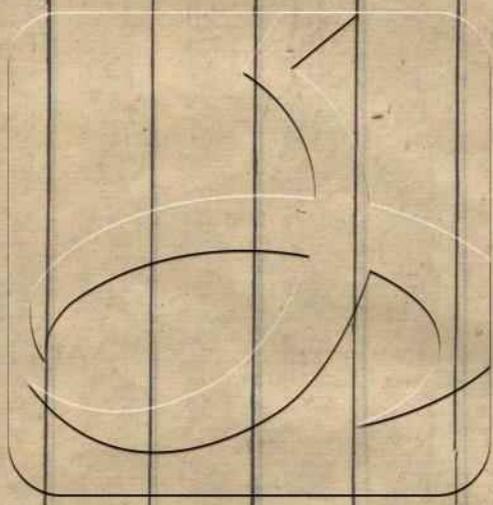
一作竹

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

二年三月七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

歐陽修撰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終

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全集二十五

二十七世孫衡校刊

墓表六首

瀧岡軒表初稟附刊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至和二年

君諱洽字良範姓錢氏世為彭城人後徙吳興自君之七世祖寶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為吳越王於是時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顯方以儒學廉讓行於鄉里連三世不仕宋興取江南常州歸於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德二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為揚州廣陵潮州海陽縣令遷寧國軍節

度推官監黃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作佐郎知蘄州蘄水

懷安軍金堂縣又遷祕書丞知泰州如臯縣再遷屯田員外郎

通判宣州未行明道二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

有二君少好學能為文辭家貧其母賢嘗躬織紉以資其學問

每夜讀書有不母為滅燭止之君陽臥母且睡輒復起讀有

年二十州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甲科為吏長於決獄

歷六縣皆有能政潮州自五代時劉氏暴殘其民君為海陽經

年民歸業者千餘戶由是海陽升為大縣潮之大姓某氏火迹

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錢君

不可君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

家取牀折足合之皆是仇人即服曰火自我出然故遺其迹某

家者欲自免也某家誠冤君即日出某家獄致仇人以法舉州

稱為一無神明其佐宣州數決大獄及旁近郡獄有疑者皆歸

決於君工部侍郎凌策知宣州尤稱君文學曰吏事不足汚子

當以文章居臺閣欲薦其文未及而策卒初宣州官歲市茶于

涇縣命君主之策子不肖以惡茶數千斤入於官君立焚之以

白策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曰世無知我者矣在麻城以茶

課歲增五倍遂遷著作金堂故多盜君以伍保籍民察其出入

凡為盜者許其徒告以贖罪盜遂止會甘露降其縣明年麥禾

大稔麥一莖五歧禾一莖五穗者縣人以為君政所致謂之錢

公三瑞君歎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縣人爲君立生祠如
皐民不農桑以鹽爲生君曰使民足以衣食鹽猶農也乃悉求
鹽利害爲條目民便其利而鹽最增積以石數者至四十五萬
君在如皐時年五十或歎其仕不達君曰使吾政行於民是達
也蔡文忠公爲御史中丞數欲引君爲御史會君卒君平生所
爲文章三百餘篇號曰晦書君之皇考贈殿中丞母諸葛氏封
萬年縣太君徙封福昌娶蔣氏初封樂安縣君又封福清子男
五人曰公餗公瑾公輔公儀公佐蔣氏有賢行自君之卒日以
君所爲勗其五子以學蔣氏後君二十年以卒卒時公瑾公輔
皆以進士及第公瑾爲新鄭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世爲太常

丞集賢校理錢氏自其祖寶徙武進其居與墓皆在其縣之遵

教鄉敦行里慶厯三

一作二

年九月庚申公餗等葬君子其居之

東北原皇里水之北至和二年三月壬午

一無上八字

以蔣夫人從

歐陽修曰錢姓出陸終蓋顯頊之苗裔始以士爲周官久而以
爲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錢氏多居東南及鏐乘亂
世起餘杭有地十三州號兼吳越而王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
獨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力者如彼而以德者如此哉豈其盛
衰遲速之理固有不同哉武進之錢自寶七世至君有聞又有
賢子不墜益彰其勢孰止蓋恃力者雖盛而必衰以德者愈遲
而終顯立石刻辭其示彌遠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一作碣 嘉祐二年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
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
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為
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塼命太原王顧以
丹為隸書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
君子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
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
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
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

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

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為天

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

多名無一名字山水竹林一作葱竹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

墟草木之閒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而君為人

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為其府

推官一作察推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

亦工書喜為詩閒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

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

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

速一有其字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為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歐陽修撰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祫享之福推恩羣臣並進爵秩既又以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待制尚書戶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驍衛府君為右羽林軍一無將軍府君諱拱字某某字其先晉原人後徙為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為建威一作武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為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尚書府君以父廕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一作轉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稅巡檢泰州鹽場漳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府君孝弟於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

以爲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爲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悚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爲秘書丞始贈府君爲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爲尙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又贈府君爲右監門衛將軍其爲尙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府君爲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爲驍衛將軍蓋自登于朝以至榮顯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冀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昊早卒次適橫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厯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十有七年廬陵歐陽修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爲善者雖堙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爲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爲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爲子者有克自立則尙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於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胡先生墓表

嘉祐六年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一作京兆人後為泰州如

皐一作海陵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

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明

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

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

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

禮樂為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

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

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

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一作字以為學舍禮部貢舉

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

中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

談舉止遇之一無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

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一作試字秘書

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

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胡學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

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

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

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

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

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
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
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
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于幽堂嗚呼
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
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熙寧元年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
第爲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
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

守奪一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
知諸暨縣編校秘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爲人外
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
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
兄吾父也慶厯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
君居杭學爲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
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
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祕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
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民聞其
來謹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

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暨也以材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偽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濶列郡數十皆爲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人旣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

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旣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飢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案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卽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

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濟皆舉進士曰恩兒才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爲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然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熙寧元年六月十四日廬陵歐陽修述

瀧岡阡表

熙寧三年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一作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碑本作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

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一作吾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

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

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始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

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

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

恨也一無也字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一本有字作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

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一作况常求其死也回顧

乳者劒一作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

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

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

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

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

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

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

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秦州判官享年五十

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

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

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一作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

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

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碑本無六字吾處之有素矣

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

尚書一無尚書字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一作于官舍

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

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一作蓋自嘉祐以來逢國

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

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

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

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

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一作韓國於是小子修

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

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

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

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

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

世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

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

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

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

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先君墓表

此瀧岡阡表初稟原載外集卷十二今附刊於此

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而嘗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以其俸祿事賓客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以庇其生然吾何恃而能自守以至是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而已也此吾之所恃也君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必泣涕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居而御酒食盛饌則又涕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而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此吾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也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邪以其嘗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况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指而歎曰歲行在戌我將死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亦皆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接於賓客或有矜飾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事而其為如此是其發於中者也其心誠厚於仁者也此吾之知汝父之得有後也汝其勉之夫士有用捨志之得施與否不在已而為仁與孝不取於人也修泣而誌之不

敢忘先君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通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秦州判官正身懷道不及其施享年五十有九初贈太子中允今贈某官太夫人姓鄭氏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縣太君累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子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多不合於世儉薄所以安患難也修初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修察其志久而安故其後立於朝得不苟容於時蓋自先君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二十有三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畱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修竊自念為人子而不能識其父幸而得聞吾母之言其忍廢焉乃泣血而記之歐陽氏自為吉州廬陵人至予修十有五世矣沙溪吾世之家且葬也故又刻其所記者表於其阡以告其宗族及鄉之人曰而耕而田歲取百千而耘而學久而不獲田何取之困倉我學而取之簪笏盈家量功較收所得孰多先君之學獲不及時匪于其躬而利其後疾遲幾何善無不報先君之貽子修不肖矧有才于何不有矧有歐陽世家惟舊自始氏封鳥程之亭在北有聞或冀或青中顯彌長或吉或衡勢大必分枝葉婆娑惟吉舊居子孫今多木久而林有喬其秀矧我歐陽扶疎並茂先君之德吾母知隆子修不肖以俟其宗以勉同鄉敢及他人

居士集卷第二十五終

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全集二十六

二十七世孫衡校刊

墓誌四首

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景祐五年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贈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某科以材敏稱於當世仕至尙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氏者往往能稱其名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葬其父於河南今爲河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州銅山鳳翔麟遊二主簿京兆府司理參軍潞州襄垣主簿遷汝州梁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一作

十人拜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員外

郎歷知汝州之葉鄭州之滎陽縣字一有又知太寧監通判華州又

知資州皆有政績一作能最後知郢州至州之三日晨起衣冠得

疾一有及寢而三卒實景祐四年三月七日也年七十一以五

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母鄭氏德興縣太君妻張氏壽安

縣君子七人源洙湘冲淑沂泳諸孫十餘人公既卒許州進士

朱生遊資州資人一作州家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

其吏與民各以其類之浮屠發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十餘事

為作遺愛錄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茲信矣嗚呼

善人之為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其遺風餘思在乎人者必

有時而著公生而為善歿也見思一作歿也見稱銘者所以名

其善功以昭後世也一有夫字銘曰

物塞而通必艱其初至于大亨乃煜一作燦而敷尹氏之先久室

不耀自公再世始發其奧公不墜德有善在人孰當其興在子

與孫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寶元元年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

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

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

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

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莪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
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爲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
去遷邳而仲虺畱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爲
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爲最盛公絳州正平人
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
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
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
吾門吾復何爲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賙鄉閭曰吾有子矣
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子參政事爲世名臣如其言公
爲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
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
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冤者四人徙儀州
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
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爲德遷殿
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爲苦
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爲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
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
拜監察御史召爲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
出爲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
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

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
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
爲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
人爲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爲
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
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
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
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讒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
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慊食公爲勤儉積
畜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二

百萬征筭之行者二十萬覈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

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

一作夷

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畱不果公

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京師人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

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爲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

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

一作閤

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恂恂

一作詢詢

出異語且觀公所

爲公顧主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止老媪告其子不孝者子訴

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

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爲三爲嫁其女於是

人皆以公爲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旣鎮以無事又能順其

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

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一作甚後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

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

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

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

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

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

則歸臥于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

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

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

是得人矣邊吏得諜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

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

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

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

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

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

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袞冕

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為

果可用也無也字下有而不至乎大用終焉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

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

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
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修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
而下三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
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
為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為文章四一作十卷直而
有氣如其為人五年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
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
太常議曰諡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
諡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以國為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貫河東人

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為易參于大政不撓不牽
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為相告病還家賙賻之榮尚書是加
公有敏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諡事告之史諡傳子孫
又刻銘章納于墓門

薛質夫墓誌銘

寶元二年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孺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尚書簡肅

公之子母曰金城

郡字

有夫人趙氏質夫生四歲為殿直公為參

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

其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直剛毅顯于當世質夫為名臣子能
純儉謹飭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

哭至于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六年以卒
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再娶王氏某人
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公之世於是而絕孟子曰不
孝有三無後爲大此爲舜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
而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
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爲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論
爲舜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
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一作聖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
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
道著于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
舜而瞽不得爲善人卒爲頑父是爲惡者有後而無益爲善雖
無後而不朽然則爲善者可以不懈爲簡肅公者可以無憾也
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身終其壽考以從其先君子地
下復何道哉某娶簡肅公之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
不幸傷簡肅公之絕世閔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爲斯言庶幾
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質夫之賢
雖其閔矣久也其存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康定元年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內

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
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別爲十族謝其
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
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
爲姓厯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爲盛族公
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壽其爵陳畱伯至公開國又爲陽夏男
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爲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
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爲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
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
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
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卽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
山之陽遂以塋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
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
五尙幼公之卒其客歐陽修弔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
薨修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
修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試秘書
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祿
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
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
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天聖

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

災異所以為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

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

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

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為三司

度支判官上書論法一作詔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

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為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

官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所有有之為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

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多一無此字求上旨一有多字從中出而數更且

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

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郭皇后廢

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褻姒以為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一本

賓客薨于京師召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議者言李照新定樂不

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為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

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

公為人肅然自修平居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

也雖或聽或否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

切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

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為政無所不達

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

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

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

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

學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為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

者準其方之物賈一作價差為多少揭之省中他有名而無實者

皆不用人以為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

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為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

皆稱其平其遇事尤劇一有處字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

益以寬靜為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

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首惡二人寘之

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

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堰撤勅列反墩破公議復召信臣

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

來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為之制服其治衣

櫛纔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

餘費入哭其堂樵無新衣然平生一有好施宗族喜賓客談宴怡怡如

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為甚異此其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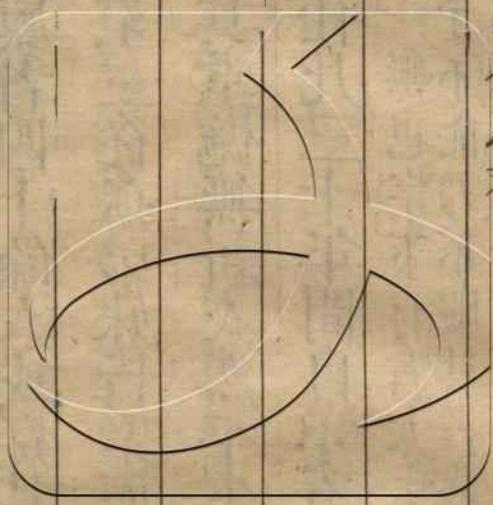
終大節也一無也字下有者太史公世稱其文善以多為少今予不能乃不暇具書公之事而特著其大者畧書之

噫公之事何多與繁予文而不克究使公而壽且用極其材則

凡今所書又有不暇書而又著其尤大者爾將葬其嗣子某來

乞銘曰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惟仁之茂
惟力之為而公之有



居士集卷第二十六終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全集二十七

二十七世孫衡校刊

墓誌六首

張子野墓誌銘

康定元年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
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子
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
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
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
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

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
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
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
京師南走夷陵竝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厓窮居獨遊
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
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
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
銘一有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
於世亦不可得一有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
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

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
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
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
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
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公薦
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閩州閩中縣就拜秘書丞秩
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
有八子伸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
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
而志守端直臨事敢一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

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墓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康定元年

王君之皇考曰贈衛尉少卿諱某皇妣曰南充縣太君胥氏皇祖諱某皇曾祖諱某君諱汲字師黷娶胡氏一有安定縣君子曰字

男三人女五人男曰尚恭尚喆尚辭初天聖明道之間子為西京畱守推官時王君寓家河南其二子始習業國子學日從諸

生請學於予較其藝常為諸生先而尚恭尤謹飭儼然有儒者

法度子固奇王君之有是子也以故與君游而君性簡質重然諾臨事而敏與之游者必愛其為人其後二子者果皆以進士

中第子亦罷去不復遇王君且七年矣而尚恭來請曰不幸吾

先人之亡將以今年某月甲子墓于河南某縣某鄉之某原宜

得銘于石以誌諸後世

一有子嘗嘉尚恭而從王君遊十字

乃為次其世而作銘

以遺之云

惟王氏之先長安萬年四代之祖刺史壁州遭巢猾唐得果而畱卒墓西充為鄉壁公王孟有蜀或家或祿三世不遷自君東還始家河南廣文之生舉三不中任仕以兄主簿之卑試原武

密晉城是令政專自出令政有稱遷理之丞藍田夏維三邑皆
聞壽五十九終中舍人在維逢饑舖粟不殍褒功勸吏天子有
詔維人染癘躬之不避以死勤民在法宜祀刻詩同藏惟世之
揚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慶曆三年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

一云行給事中知許州上柱國南昌郡
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實封六百戶

賜紫金
魚袋

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

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臥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
以藏公之名在八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
雖衰且一無此字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

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

人主為知己當時搢紳之士

一無此
二字

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

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為材邪惟

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為詳焉良

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

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

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

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為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

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

於為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

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

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

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陷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

判官數訪時事一有使侍以書論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

能出師公請出字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一有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

十論傅潛楊瓊敗績當誅刑一有以正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

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

宰相有言不一作未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為潘羅支所困而朝

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有

以金帛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疎不用初

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一有使還副字

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

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

一作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

禧元年復為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棄已久公與秦州

曹瑋得胡蘆河路有無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一無此八字

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為宣徽使不克而止

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一作遷懷州團練副使再貶一作改池州

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

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

館知荆南府召為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
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
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
羣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
日卒于官公好學有文尤一無此喜為詩為人嚴毅修潔而材
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
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一作始復比登侍從
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
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
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

終一無此

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

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

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一無先公卒次曰得臣

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

天子贈賻優恤一無此加一作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

年八一作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一作墓于宣城

里
銘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與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為

困于翼飛中垂以斂一失其塗進退而坎理不終窮既晚而通

惟其壽考福祿之隆一作

蔡君山墓誌銘

慶曆三年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爲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爲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爲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一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爲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橐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橐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爲長谿縣尉縣媼二子漁於海而亡媼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爲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媼色有冤吾不可不爲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爲媼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

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
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
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
之法尤欲官無大小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
可爲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
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
日葬於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
爲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
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於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幼嗟夫
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
子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黃夢升墓誌銘 慶曆三年

子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
无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
以來樂以家貲贖鄉里多聚書以招一有延字四方之士夢升兄弟
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子少家隨一有州字夢升從其兄茂宗
官於隨予爲童子一作子時爲童子無下四字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

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子雖幼心已獨奇夢升一作已能知夢升爲可奇矣

後七一作八九年子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

國軍永興主簿快快不得志以疾一有解字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

安主簿時予一作子時謫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

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一作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一作自若

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

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於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

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一有

乃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

因一有笑曰子知我者一作獨子知我乃肯出其文讀之一無博辨雄

偉其一無意氣奔放猶一有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

獨其一無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

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一本改欲以字為將示希深未及而希深

卒子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一作庸人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

不苟合負其所有常快快無所施一作憤憤無所發卒以不得志死於

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

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

四一作其娶溫氏生三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

塋一作塋于先塋之側其弟涓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

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日子之文章電激雷

震雨雹忽止聞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巳嗟夫夢升曾

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一作子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慶歷四年

公諱煜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爲

會孫武昌縣令諱彬蘭陵夫人

一作蘭陵郡無夫人字

蕭氏之室爲孫贈

太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爲第三子於修爲

叔父修不幸幼孤依于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

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修雖幼已能

知太夫人言爲悲

一作哀

而叔父之爲親也歐陽氏世家江南僞

唐李氏時爲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

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于朝以歿公

一有以字

咸平三年舉進士

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闈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

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

終于家以慶歷四年三月十日塋于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

村於其塋也其素所養兄之子修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

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旣不可報而至於

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

父之可傳於世者庶以盡修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

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

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

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於隨復遷都官於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爲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爲布衣

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

門其涖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

六一有大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

爲姦利命公往籍之有官爲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

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

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飢民賴以全活陳堯咨

以豪貴自驕一有所居爲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爲

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

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

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

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爲人賃舂公折之一

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一有歸於明通退而無怨言桂陽

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

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於獄獨畱一人於庭畱者

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

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手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因

卽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

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

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終

居士集卷第二十八 全集二十八

二十七世孫衡校刊

墓誌六首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公墓誌銘

代恕慶歷

四年

王氏世家開封陳留之通許鎮咸平中分通許為咸平縣故王氏今為開封咸平人公諱某字某曾祖諱丕祖諱祚父諱銳世以貴雄里中不樂仕宦而好施其有以調人之急及公而貴益衰乃歎曰吾聞施於為政其利可以調天下貴安足道哉乃慨然以孔氏尚書舉於有司累不中因就他選曰可以為政何擇

焉初任萊州萊陽主簿會令坐事解去公署令事告其民曰令
欲為法簡而利民博者當何為去其甚惡可也乃縛故吏唐權
條其宿惡上于州杖其脊而遣之縣之姦豪皆斂色屏氣指權
相戒不可犯公法公曰使我為令期年不獨善人不懼惡人可
使惡人為善也已而河決東平公部縣丁夫數千召權署隊長
權喜曰公許我自新矣卒以丁夫治河為諸縣最歷婺州蘭溪
尉陳州項城主簿會歲旱蝗州守風吏按田者言旱不為災公
與守爭至三四民得復乃已改潁州司法參軍州民藥氏為盜
會赦出入里閭操弓矢為民害有朱氏者募客二人謀殺之法
當死公曰為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為惡盜報仇豈

法意邪乃狀列之朱氏得減死改華州司法遷蘇州之吳江江

寧之句容二縣令遂老於京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家享年

六十有九公好學善書喜賓客務調人緩急而為性寬靜沈默

一有及於吏事敢於所為不屈其守左右丞史有不如意未嘗答責諸子問之則

曰刑法豈為喜怒設邪公初娶趙氏永安郡太君後娶李氏陳

留都太君子男十人二早卒女二人一無卒于家一適朱氏

慶歷四年九月庚申葬于開封尉氏蔣成鄉柏子原之新塋於

其塋也長子拱璧右侍禁次拱之左班殿直次拱德衛州獲嘉

縣令次拱安右班殿直次拱已守將作監主簿次拱式尉氏縣

尉次拱辰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次拱著歙州司戶參軍以

中丞之貴累贈尚書兵部員外郎將葬中丞君泣而語其伯仲曰吾家通許世有陰德于人而無興者至吾先君不有子其躬而以貽後世小子不佞幸得備員御史府進退大夫之後小子何有焉然懼乎後世徒見王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漸之所以來者若此其可無銘乃來求銘銘曰公世以貲施德於人至公貲衰乃施於官有子之一足大公門矧公多子多子多孫惟彼世德如流有源其來者遠愈積益蕃銘昭其昧以永厥存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

慶曆四年

鄭君諱平字某衡州衡陽人也少侗儻有大志舉進士中天禧三年甲科爲郴州軍事推官監潭州茶場坐茶惡免官久之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連州陽山縣爲道州軍事推官丁母憂服除調永州軍事判官監衡州茭源銀冶以疾去官慶曆三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曾祖諱某永州祁陽令祖諱某江寧府建寧縣令父諱某道州軍事判官君娶孫氏贈尚書工部侍郎冕之女子男六人絢總紀經維綬綯早卒總舉進士出身亦早卒孫七人皆幼君世仕不顯少孤而貧母夫人某氏賢母也教其三子以學皆有立君與其兄本弟革皆舉進士及第君初監茶場茶實不惡上官挾他事以罪中之君不自辯竭其貲以償解官而去無愠色及爲陽山

有善政民甚愛之其既以疾廢慨然歎曰吾少力學而不幸廢以疾吾終不用於時矣安事空言哉即取其平生所爲文彙悉焚之嗚呼君之志可哀也已自三代詩書已來立言之士多矣其始無不欲其言之傳也而散亡摩滅泯然不復見於後世者何可勝數或暫見而終沒或其言雖傳而其人不可爲世所貴者有矣惟君子有諸躬而不可掩者不待自言而傳也君之不欲見於空言其可謂善慮於無窮者矣其志豈不遠哉雖然君之志既不自見於言而宜有爲之著者銘所以彰善而著無窮也乃爲之銘曰

夫惟自信者不疑知命者不惑故能得失不累其心喜愠不見其色嗚呼鄭君學幾於此斯可謂之君子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

一作距某縣東南若干里某原

有墓曰狄

君之墓者迺予所記

一作紀

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

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烏虜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爲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爲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一作力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棐蔭補英州真陽主簿

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為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為富縣尚書銓吏常

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一有鄧穀二字以一二數之惜為奇貨

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賂賄汚令而為自恣至

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

按覆率不能奪君所為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

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為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

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彊壯為兵有告訟田之民

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冤民能自伸此令一有養民

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

為愛我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既大籍彊壯而訛言相驚一作警

云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粒君

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伏事聞朝廷亦原

之又為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使一作吏非得歲免破產之患逾年

政大洽乃修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於學時

子為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

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

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於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嗚呼

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君其可不惜其

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

次易文忠公全集 卷二十一 居士集

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歷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

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滎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一無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其一無

其銘曰

疆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為天善在人宜有後銘于石著不朽

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墓誌銘 慶歷八年

君一本上諱士元字佐堯江寧人也咸平二年舉明經為潭州

醴陵尉廬州司理參軍寧州彭原廣州四會縣令又為湖州司

理泗州錄事參軍吉州太和秦州隴城縣令以疾卒于官享年

六十有五娶閻氏生子四人曰淵曰溱曰淙曰淇閻氏年七十

三後君十五年以卒子淙後其母三月卒以慶歷八年十二月

二十日以閻氏之喪合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村先塋

之次君為人剛介有節長於為政醴陵太和皆大邑民喜鬪訟

往往因事中吏以法吏多不免而君日與長吏爭曲直下為邑

民伺候終無毫髮過失可得而民卒愛思之四會近海俗雜蠻

夷君尤知其人之利害事所經決後有欲輒改更者民必自言

于廷曰此呂君所決豈可動邪後人亦莫能改也君仕三十餘

年以一縣令之祿衣食其族四十餘口雖薄而必均夫人閻氏

尤能為勤儉子淵溱皆舉進士溱有賢材以文學選中第一今

淵為祕書丞溱著作郎直集賢院以溱官得封贈贈君太常博士母夫人封天長縣太君嗚呼呂君官雖卑惠於其民足以為政祿雖薄周於其族足以為仁身雖不顯而有子以大其門足以彰為善之效君之皇祖諱裕贈兵部尚書皇考諱文膺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自宋興百年間呂姓之族五顯于世君之叔父刑部侍郎集賢院學士文仲實為先朝名臣而今君有賢子又將顯呂氏之族于後於其墓也是宜銘以誌其銘

一作墓

曰

善無不報報不必同或在其善未及或其積久發遲逾一作遠

彌昌如其不信考此銘章

尹師魯墓誌銘 慶曆八年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今古一作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一無此字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

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
 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
 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
 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畧判官師魯
 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
 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
 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一作
 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
 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
 敘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

其論議益一作亦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

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
 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
 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
 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一作未果
 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一作訟師魯自盜貶崇
 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
 革隱一作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

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
 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

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一作近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 皇祐元年

故太子中舍致仕梅君諱讓字克讓世為宣城人常以文學仕進君獨不肯仕其弟詢勉之君曰士之仕也進而取榮祿易欲行其志而無媿於心者難吾豈不欲仕哉居其一無此字官不得行

其志食其一無此字祿而有媿於其心者吾不為也今吾居父母之

邦事長老以恭接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恨此吾志也其弟後貴顯必欲官之君堅不肯乃奏任君大理

評事致仕于家有子六人曰堯臣曰正臣曰彥臣曰禹臣曰純臣其一早亡其三子皆仕宦而堯臣有名當世今為國子博士

累以郊祀恩進君為太子中舍君既老堯臣來歸朱服象笏侍君旁鄉人不榮其子而榮其父堯臣等皆以君年高願畱養君

不許曰此非吾意也顧其二子曰勉爾朝夕以輔吾老顧其三子曰勉爾名譽以為吾榮居者養吾體仕者養吾志可也君享

年九十有一一作二康彊無恙以皇祐元年正月朔卒于家其子

堯臣泣請於其友廬陵歐陽修曰堯臣不肖仕不顯而無聞不
足以成吾先人之志退託文字以銘後世又不敢以自私予乃

為之一本上四字作子其為吾銘之銘曰

志之充樂也一作乎中壽以隆福有終銘無窮耀幽宮

居士集卷第二十八終

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全集二十九

二十七世孫衡校刊

墓誌四首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皇祐二年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遠祖諱璵當
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部員外郎掌三司磨
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為
福州連江尉睦州青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婺州
金華縣太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
用武人為守而夷數怨叛議者以謂武人不習夷情以生患宜

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材選至則為明約束止侵欺曰必使
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更立至今用一作以為法而夷

亦至今不叛通判常州知高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

虞部比部員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選為提點福建路刑

獄察獄之冤死者奏黜知泉州蘇壽與其通判張太冲福建七

州皆震悚一作御史考其課為天下第一遷司勳員外郎開封

府判官荆湖北路轉運使坐舉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

言方天下多事時一作方今如劉某者不宜久居於家一作乃

復起一作為比部員外郎知漣水軍言事者以謂白元昊反一

方用兵而天下之民斃財絀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猶習

故態苟簡弛壞一作如無事時於是大選轉運使以按察諸路

君以選為荆湖北路轉運使他路繩吏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

不服君所舉察簡而一作賢否無不當是時廣西湖南夔峽諸

蠻皆叛亂君所部下溪辰州彭氏蠻亦折誓柱招集亡命移書

州縣州縣使人往者一無輒因辱侮慢一作侮辰鼎澧一作鼎

三州守吏皆言蠻叛有迹請加兵詔書問君君曰蠻道辰溪落

鶴水悍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輒出而辰州土丁勝兵者三

萬人宜積粟利兵為備而已因言蠻類雖人宜鳥獸畜其小嘲

啾擅觸驅而遠之耳若必擾伏制從至戾其性則噪呼咆蹙駭

起而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散漫山林我斃而彼逸凡湖廣

之患皆如此也天子以其言然下三州毋得妄動一聽君所為而蠻亦卒無事復為司勳員外郎判三司度支句院改鹽鐵判官假太常少卿接伴契丹使者遂送之明年遂使於契丹還言瀘魏築河堤非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趣而導之利後河果決商胡君仕宦四十年不營產業自復為司勳員外郎遂不復求磨勘凡三遷皆為知者所薦為人沈敏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為聞人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是也轉運鹽鐵皆掌財賦而君常以民為先其調率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一有費字必為處畫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一作其守官不為勢牽一作不為利奪一作為青溪主簿時知州

事李階通判朱正辭者皆一有世字號強吏喜負其能以折辱下士

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常輒屈其始皆怒後卒歎服共薦之其通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請

歲倍輸以自占蒙正與莊獻明肅一有皇字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

不敢與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奈何使貧民失業遂執

不與鄂州官歲市茶五百一作萬斤君為轉運使時三司請益

無益字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為生今官市之多反以

茶為病縱不能減奈何增之天子為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

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為君

罷之君在鹽鐵次當舉官掌某事一作某人為三司使欲用其私人

以空名狀請君署君不肯署而求舉者姓名三司使不悅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竟坐所舉罷慶曆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其年十一月七日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臨沂縣君王氏贈尚書右僕射礪之女先君若干年卒五子元卿真卿亦早亡敞今爲大理評事效鳳翔府推官皆賢而有文章放太廟齋郎尚幼四女三適人一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劉氏顯晦以時亂治有聲王朝自君再世惟德之貽是將久大曷知其然君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皇祐三年

慶曆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卽以工部侍郎致仕歸於常州其行也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於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爲可榮於國家計爲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忱慄而授以言曰一有臣聞二字臣子雖死不_聞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爲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慄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

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爲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於庭以爲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修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兔毛州爲吉所敗者用楊公_刀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素剛_{一作剛直}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經畧陝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內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爲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

農民壯者咸墨爲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僞爲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什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卽詔公爲并代麟府路經畧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勅告其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效欲責其效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就皆此類也公嘗爲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爲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廝養用從德拜官爵者數

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壻為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
 王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
 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為御史言
 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真宗奇之召試不
 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
 直學士遂侍講于翰林嘗為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
 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三司度支副使河北
 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邢滄杭五州所至皆有能績一作
 稱為人廉潔一作平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
 容人多所不及也公一有諱字次公會祖諱偉祖諱某父諱守

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李氏無此八字又娶王氏太原郡君

一有六孫景畧景亮景謨景道公卒之明年秋其子忱以其喪

歸於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於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

先塋公有文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

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修為諫官時嘗與公

爭議一作言於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銘屬

於他人而以屬修者豈以修言為可信也與然則銘之其可不

信銘曰

遠矣楊氏有來其一作其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官太尉四

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於唐師復理卿振左拾遺文蔚獲嘉其

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一作遷南祖屈僞邦令於烏江又適南

粵皇考是生晦顯一作顯海有時發於皇明一作朝在考司馬始仕坊

州遂家中一作內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

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絕不亡由

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一作後嗣弗迷昭穆緜聯公其歸

此一作乎安千萬年

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銘皇祐三年

君諱琪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戰射為俗

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諱宏信為州刺史祖諱重

勳又為防禦使太祖時為置建寧軍於麟州以重勳為留後後

召以為宿州刺史保靜軍節度使卒贈侍中父諱光辰以西頭

供奉官監麟州兵馬卒於官君其長子也君之伯祖繼業太宗

時為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歿贈太師中書令繼業有子延昭

真宗時為莫州防禦使父子皆為名將其智勇號稱無敵至今

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道之君生於將家世以武顯而

獨好儒學讀書史為人材敏謙謹沈厚意恬如也初以父卒於

邊補殿侍後用其從父延昭任為三班奉職累官至供備庫副

使階銀青光祿大夫爵原武伯李溥為發運使以峻法繩下吏

凡溥所按行吏皆先戒以備而溥至多不免其黜廢者數百人

其聞溥來輒惶懼自失至有投水死者君時年最少為奉職監

大通堰去溥治所尤近溥嘗夜拏輕舟猝至按其文簿視其職事如素戒以備者溥稱其才君所歷官無不稱職其後同提點河東京西淮南三路刑獄公事君歎曰吾本武人豈足以知士大夫哉然其職得以薦士亦吾志也其所舉者二百餘人往往為世聞人嘗坐所舉一人罰金君喜曰古人拔士十或得五而吾所薦者多矣其失者一而已君少喪父事其母韓夫人以孝聞後以恩贈其一無此字父左驍衛將軍母夫人南陽縣太君初娶慕容氏又娶李氏有子曰畋賢而有文武材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君以皇祐二年六月壬戌卒於淮南年七十有一皇祐三年十月甲申畋以其喪合慕容氏之喪葬於河南洛陽

杜澤原銘曰

楊世初微自河西彎弓馳馬耀一作躍邊陲桓桓侍中國屏毗太

師防禦傑然奇名聲累世在羌夷時平文勝武力衰温温供備

樂有儀好賢舉善利豈私愷悌君子神所宜康寧壽考順全歸

有畋為子後可知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皇祐

年五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

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畱

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為宋而蜀平

張氏留蜀蓋亦已五世矣始得去為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為人清方敏默為善不倦而喜自晦斂若不欲人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未嘗有所為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故其一無此字晚始侍讀於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為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

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前為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隔廢治公至則闔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貴刑恃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為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內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玉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為員

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為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一作南字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

滑州於三司為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為天章閣待

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一作其雖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為宜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壩地收

租緡絹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為害卒爭罷

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為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

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

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為同產一有平生所為文章有集十卷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於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

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錄事參軍贈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

郡太君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於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城某鄉某原一作彰孝鄉保豐原實五年閏七月十七日也公初娶

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日子駿子充子雲一作子子諒子真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

國朝文忠公全集卷二十九
終也子駿子雲皆爲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緯銘曰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爲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奈何

居士集卷第二十九終

居士集卷第三十 全集三十

二十七世孫衡校刊

墓誌五首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至和元年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 一有學通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爲京西好字 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

山蠻蒙趕襲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子驛召

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卽除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
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
其械使入賊峒說其酋豪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
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
率偽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
捕猩猿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爲故常務捐
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
今吾兵雖幸勝然蠻特敗而來耳豈真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
復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
幾信可立也一無此字乃擊牛爲酒大會環州戮其一作坐中者六

百餘人而釋其疋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
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之以醢賜諸溪峒於是叛蠻無
噍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爲國失信於蠻貊天子
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卽上書引咎六年徙爲兩浙
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
運使召見奏事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遣之是歲夏
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畧安撫使知慶州君
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
子爲君悉錄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犯約抄
一作邊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率千餘人內

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
遣之必反為邊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

匿夏兵驅殺邊戶掠奪羊一作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

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

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香夏人後

亦不復敢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二年五月甲子疾卒於

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賻卹其家以其子炤為一有守字秘書

省校書郎君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階

朝奉郎勳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陽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

計閩俗貪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吾貲君上

書請立伍保俾民相察寘之法由是生子得免閩人久之以君

為德多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汝者杜君也君諱杞字偉長世

為金陵人其曾伯祖昌業仕江南李氏為江州節度使江南國

滅杜氏北遷今為開封府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

鎬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

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縣君女六人其二適

人四尚幼子男一人炤也杜氏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為世儒

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強記其為文章多

論當世利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

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常自推其數

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邪其果可以自知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外郎植與其孤葬君於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其敏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摧不折其終一節茲謂不沒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至和元年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權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

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歷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一無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

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

以聞一作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

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朞月大

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

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

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一無謂生可厭

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

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河南府

壽安縣甘泉鄉龍一作澗里其平生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於

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機桴鳴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

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

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與其所以

然者不可得而知與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界

可嫉其如斯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至和二年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卜以至和二年正月某日葬于京兆

府萬年縣洪固鄉神禾原其素所知秘書丞李詡與其孤安期

謀將乞銘於廬陵歐陽修安期曰吾不敢謂曰我能得之乃相

與具書幣遣君之客賈繹自長安走京師以請蓋君以至和元

年五月某日卒于長安享年四十有六其仕未達而所爲未有大見於時也然詡節義可信之士以詡能報君而君能知詡則君之爲人可知也已君諱漢卿字師黯世居闔中其先博州人因事僞蜀爲縣令遂畱家焉其曾叔祖省華官至諫議大夫生堯叟堯佐堯咨先後爲將相而君自曾祖而下三世不顯曾祖諱省恭不仕祖諱堯封舉進士爲號縣主簿王均亂蜀詣闕上書獻破賊策不報遂退老於嵩山父諱淵亦舉進士官至大理寺丞與其兄漸所謂金龜子者皆以文學知名君生一歲而孤年十三與其母入蜀過鳳翔謁其府尹而吏少君不爲之通君直入伏庭下曰陳某請見因責尹慢士戒吏不謹尹慙答吏以謝君君用叔祖堯咨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監沙苑監權知渭南縣民有兄弟爭田者吏常直其兄而弟訟不已君爲往視其田辨其券書而以田與弟其兄謝曰我悔欲歸弟以田者數矣直懼答而不敢耳弟曰我田故多然恥以不直訟兄今我直矣願以田與兄兄弟相持慟哭拜而去由是縣民有事多相持詣君得一言以決曲直又知登封縣縣有惡盜十人已謀未發而尉方以事出君募少年選手力夜往捕獲之明日召尉歸以賊與之曰得是_{可以論賞}賞未及下而尉卒尉河南儒者魏景山也老而且貧君爲主其喪事買田宅於汝州以活其妻子通判嘉州治田訟三十年不決者一日決之秩滿嘉人詣

轉運使乞畱不得時文丞相守成都薦其材而薦者十有五人
通判河中府府有妖獄二百餘人君方以公事之他州提點刑
獄司疑獄有冤召君還視之獨畱其一人餘皆釋之累遷尚書
虞部員外郎天子享明堂推恩遂遷比部通判寧州決疑獄活
一家五人君好學重氣節嘗有負其錢數千萬輒毀其券棄之
與人交久而益篤喜爲歌詩至於射藝書法醫藥皆精妙尤好
古書奇畫每傾貲購之嘗自爲錄藏於家其材能好尚皆可嘉
也母曰仁壽縣太君王氏初娶王氏生一子安期也後娶又曰
王氏銘曰

在蜀僞時處昏不迷惟陳最微蜀亡而東高明顯融莫如陳宗
惟陳有聲自其高曾君世不興惟興與伏有俟如畜其周必復
實始自君昌其子孫考銘有文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嘉祐元年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
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生
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
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
家樂育賢材者一有惜字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
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
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

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

府字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

為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

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

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

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

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

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

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始一作息於久安尤一作而困兵事天子

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眾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

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

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

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

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

之矣其後三四大臣一有相字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為君攜妻

子居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

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狎一作草書皆可愛

故雖其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

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

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一作年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

歐陽文忠公全集 卷三十一 居士集

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一有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子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

兮一作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濟荒孰問兮

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

冥以掩恨兮不一作昭昭其永乖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嘉祐二年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一作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

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三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一字有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温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

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塋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一作靈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一本作聖人逃藏脫亂僅傳一作存眾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偽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

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
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居士集卷第三十終

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全集三十一

二十七世孫衡校刊

墓誌三首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墓誌銘

嘉祐二年

君諱德裕

一作谷

字某姓裴氏河中萬泉人也其九世祖耀卿爲

唐名臣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父諱濟以智勇
事太宗皇帝從李繼隆擊契丹於唐河屢立戰功守鎮定十餘
年威惠著于北邊咸平中李繼遷叛河西以內客省使順州防
禦使守靈州繼遷連歲攻之城守堅不能下繼遷擊破清遠軍
而糧道絕救兵不至城乃陷遂歿于賊贈鎮江軍節度使累贈

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吳國公方其歿也詔錄其子孫君以長子自四門助教拜太子右贊善大夫累官至少府監階朝奉大夫勲上柱國爵開國侯以老分司西京許居於京師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六君爲人質重寬易居父喪盡哀宗族稱其孝得父金帛悉分諸弟不有其一錢其爲吏廉清不擾歷監藥蜜庫店宅務泗

一作明

州糧料院宿州酒稅知明州

奉化興元南鄭三縣同判吏部南曹通判南京畱守司知蓬絳解號澤沂六州皆有能政喜自晦默如不能言子嘗問其解之鹽池君解析纖密自前世功利因革損益條布如在目前寶元中嘗上書論茶鹽利害多所施行其聽獄訟敏決數得疑獄皆

強吏所不能辨者及平居議法必以仁恕爲本君初名德昌前娶康氏後娶趙氏封平原郡君有賢行子男三人士倫士林大理寺丞士傑衛尉寺丞女八人長適右侍禁張用之次適大理寺丞薛寅集賢校理孫錫大理寺丞丁某殿中丞孫祖慶庫部員外郎張承懿集賢校理王益柔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河南登封縣之某原其孤士傑來請銘以葬銘曰

裴始絳人於唐顯聞偉與文獻八世有孫守節蹈義厥聲以振忍生而恥亦終以死死義之榮令名不已豈惟令名報德之隆延延裴氏其賴無窮少府之賢寬恭信厚保身承家多其祿壽壽豐于躬祿及其嗣爰告後人俾知所自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諡文簡程

公墓誌銘

嘉祐二年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於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於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諡乃諡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於河

南伊闕之某鄉某原

一作神陰鄉張畱里

其孤又以請於太史而史臣修

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

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

書令諱贊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

令一有兼字

尚書令冀國公諱元白妣晉國夫人楚氏公以大中祥

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為泰寧軍節度掌書記

一作推官

改著作

佐郎知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舉辭學履行召試

直集賢院今天子卽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

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

契丹來賀卽位乃選公為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當遣使

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

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

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
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
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陞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爲小
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啟其大力爭以爲不可遂
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旣作而後議者以爲不可乃命
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
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畧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
人安之自寮吏皆不能窺其所爲正月俗放鐙吏民夜會聚遨
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爲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
旣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
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
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
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
冰神子者器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
者言公安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
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
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
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使視
蜀旣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爲能遷給事中知

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
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
宮人多所居隘其炷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
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
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
直學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
爲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一作妄取累
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
且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修德政
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
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
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一字有出語及仲淹皆指
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爲人剛決
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
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
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
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
殿學士北京建與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官事章交上上遣一
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
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

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爲難而以能不爲繼明屈爲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前三日公諜知其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壁虜至以爲有備引去訖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爲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諒祚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爲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爲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

兼北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僞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爲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人人爲立生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既徙鎮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爲國守邊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

職方員外郎榮諲次適秘書丞韓鎮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

一作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偁孫三人長曰

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秘一作校書郎有文

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寡言笑慎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

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驩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程公其剛不屈

公在政事有諤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謂公不顯公位將相

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于輔藩一作藩輔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

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逾一作

愈遠彌長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嘉祐二年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

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為諸侯後徙其封

於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為氏自杜赫為秦將軍後三世

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於漢又九世當陽侯預

顯於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於唐又九世而至於祁公其

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

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

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

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

稱鄉里至公爲人尤潔廉自剋

一作刻

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

爲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

節偉如也

一作至考其始終之大節雖古君子有不能及也其立於朝廷天下國家以爲重退而老也久而天子益

思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卽上書

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

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

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知

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

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

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

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

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

樞密院事卽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

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

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

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

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

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

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

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

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一作得輸送

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一作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敕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翁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厯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相與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

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
 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
 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
 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
 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
 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
 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
 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
 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
 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為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

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一作故亦罷以尚書左丞

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
 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

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
 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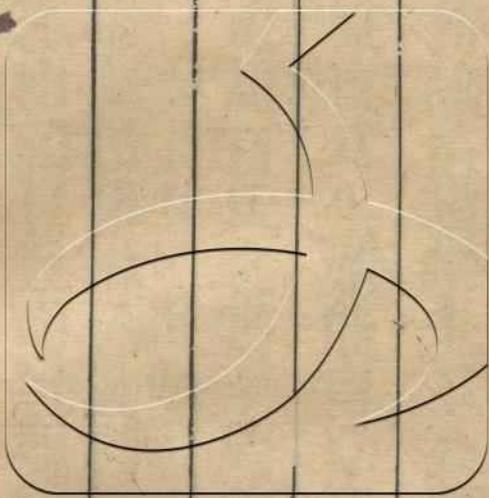
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
 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

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
 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

善惟日一無此字不足者與曾祖太子少保一作師諱某贈太師祖鴻

臚卿諱叔詹追封英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男曰誥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簿詒秘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秘閣校理李緹次適畢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於家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於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官臣國公卽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爲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耆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旣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居士集卷第三十一終

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全集三十二

二十七世孫衡校刊

墓誌三首 碣一首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 嘉祐二年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為詩指物 一有輒字 能賦既長學

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算法

訓故字音 一本上四字作方言訓詁篆隸八分 無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

語言初如不出諸口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

請益人人必得其所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

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為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

故相臨淄晏公爲畱守奇其文章待以客禮久之復調賀州富
州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畱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一無此字詔

舉經術士爲學官京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爲國子監直講遷

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

太常寺慶厯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未知所發

而杜丞相子壻蘇舜欽爲集賢校理負時名所與交遊皆當世

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神會客爲御史所彈公以一作預

坐客貶知濠州徙知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某

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爲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

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至和元年九月爲翰

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嘉祐二年九月

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散

大夫勲輕車都尉爵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爲人寬厚樂易孝

於宗族信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爲之嫁娶始舉進士時

與郭稹同係人有告稹一有祖字母禫者法當連坐主司召公問

果係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係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公

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爲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

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爲飛白

詞林二字以褒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旣

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修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

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畧皇祐中大享明
 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
 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隸書尤
 有古法著易傳十篇一無此其他一作文章于有餘篇其施於
 為政敏而有方襄州中廬戍兵驕前為守者患之不能制公至
 因事召之悉集於庭告曰某時為某事者非某人邪取其一二
 人一無寘於法餘悉不問一有由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
 州縣無遠近皆警動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真兵公笑曰
 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民舟算
 緡使得糴旁郡而一有出公私米粟賑民所活尤多一作有司

上其最

一有為京東第一五字

降詔書褒美

一作獎諭

其在朝廷多所論議遇

人恂恂惟謹及既歿而考其言皆當世要

一作大

務公知制誥夏

竦卒天子以東宮舊恩賜諡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諡也封還

其目不為草辭因曰前有司諡王溥為文獻章得象為文憲字

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諡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諡

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又言天下民田稅不

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請用郭諮孫琳干步開方為均

田法頒之州縣使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

數近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以

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

一作置

之是疑大臣

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食皆可施行方公病時八月開邇英閣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一作不在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

少間否能起而爲子講邪旣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卹加

等贈給事中特賜諡曰文郎以其年十月辛酉葬於應天府虞

一作宋城縣之孟諸鄉土山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諱厚祖諱

化贈太傅父諱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公初娶董氏再娶

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陽縣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

卒次曰力臣太常寺太祝次欽臣秘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

主簿次曾臣某官一無一字一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人皆以王

爲氏故其爲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王子公世可考

實太原人後家於宋遂以蕃延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

其德克嗣播其休聲以顯於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考朝廷

儒學之臣退食于家誦誥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咨詢

士失益友送車國門出涕引首于茲歸藏刻銘不朽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 嘉祐二年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謹稱鄉里

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材後必庇吾宗乃以

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劔州順

昌縣尉泰州軍事推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

所爲公爲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糴倉知泰州如臯縣所至民愛思之公爲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權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

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爲憂參知政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畱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旣而歎曰此可爲於乏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歛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爲判官已而爲副爲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

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憊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
 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歲
 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四月
 某日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稠池州錄事參軍祖諱規
 贈大理評事父諱迥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
 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揚子縣主簿次
 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雅先是江
 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為之
 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為羨
 餘者公曰吾豈聚斂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為人善談論與人

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
 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真州揚子縣甘露鄉之
 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修誌於其墓曰嗚呼為天下者固常
 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臣出自寶元慶厯以來兵
 動一方奔走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
 者獻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
 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為之銘曰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
 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其宜志方甚壯
 兮力則先衰行著於家而勞施於國永幽其閔兮銘以哀之

零陵縣令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君墓碣銘

嘉祐三年

君諱舉字太冲姓吳氏興國軍永興人也曾祖諱瑗祖諱章父諱思迴五代之際自江以南爲南唐吳氏亦微不顯君當李煜時以明經爲彭澤主簿太祖皇帝召煜來朝煜不奉詔遣曹彬討之前鋒兵破池陽遣使招降郡縣使者至彭澤其令欲以城降君以大義責之且曰吾能爲李氏死爾乃共殺使者爲煜守煜已降君爲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君曰固當如是爾主將義而釋之當是時嘗仕煜者皆隨煜至京師得復補吏君獨棄去不顧太平興國二年詔求李氏時故吏所在敦遣君始至京師以爲鄆州平陰主簿歷益州成都令陝州錄事參軍

襄州之宜城洋州之眞符福州之連江楚州之鹽城耀州之同官最後爲零陵令以祥符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道卒於揚州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伏氏能讀書史有賢行後君十有四年以卒享年八十有二子男二人長曰晁早卒次曰中復今爲起居舍人以景祐三年十有一月甲子合葬君夫人於南康軍都昌縣之長城君學春秋通三傳其臨大節知所守當五代時僭竊分裂喪君亡國不勝數士之不得守其節與不能守者世皆習而不怪君於此時獨區區志不忘李氏其義有足動人然而亦無爲君道者考君之出處自重不妄宜其世莫之知而潛德晦善顯於後世克有賢子爲時名臣君以子恩累贈尚書都官員外

郎考於令品又得碣於其墓以昭令德而示子孫於是史官廬陵歐陽修曰此余職也乃爲之辭曰

世逢屯兮廉恥道缺中國五禮兮九州分裂朝存夕亡兮士莫守節昧者習安兮懦夫志奪偉哉吳君兮凜矣其烈世莫我知兮不妄自伐有韞必昭兮後世而發嗚呼吳君兮寓銘斯碣

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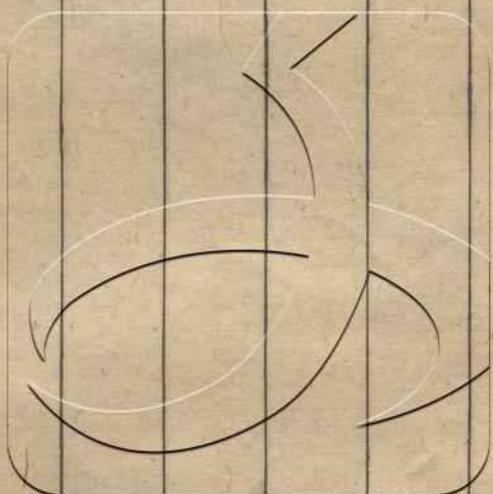
嘉祐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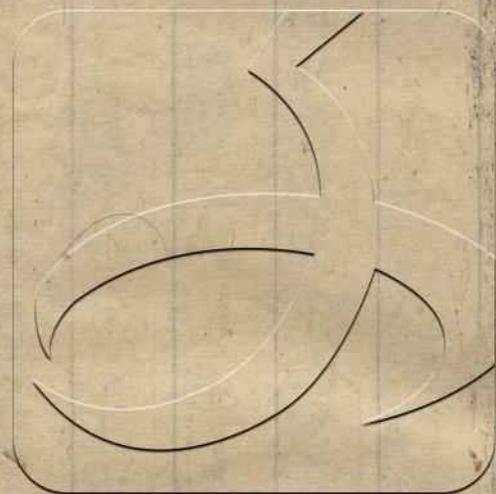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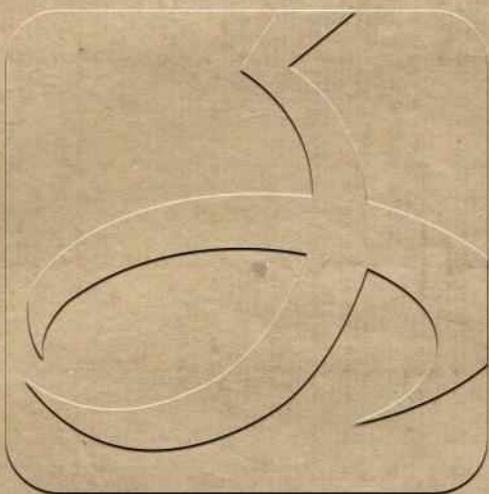
君諱思字希聖青州人也曾祖諱庭實不仕祖諱昂贈尚書職方郎中父諱從化尚書駕部員外郎贈秘書少監母河南縣太君朱氏君天禧四年舉進士及第爲濰州司理參軍青州益都縣主簿開封府倉曹參軍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再遷

秘書丞太常博士通判閬州權知興元府景祐四年九月十七日以疾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四君世以明經仕宦至君始爲辭章舉進士官雖卑事親能盡其養不知其祿之薄也退與妻子惡衣蔬食無難色居親喪盡哀塋其家三十餘喪鄉里稱其孝爲吏所至有能名京東歲大飢所在盜賊起獨君所治益都無盜而賑卹飢人比他縣尤多安撫使以爲言詔書褒美在閬州治嘉陵江石隄民至今賴之君爲博士時其弟愈猶爲布衣君嘗歎曰吾年四十有七始以進士及第今且老吾志其衰矣顧其三子曰是必大吾門因獨念其弟愈先君之所愛也乃欲致其仕以冀一子恩得以命其弟顧貧未能去祿仕每以爲恨已

而其子唐卿舉進士第一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就矣乃上書求致仕且欲官其弟愈未及而卒君娶王氏馮翊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卒子男三人唐卿將作監丞通判陝州唐輔孟州濟源縣尉皆早卒唐民今為秘書丞女二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任沆次早卒孫男二人曰危行果行孫女二人皆尚幼君以子恩贈尚書度支員外郎夫人王氏亦以子恩封長壽縣太君以嘉祐四年十月十二日葬君夫人於青州益都縣仁德鄉之南原銘曰

張有世序是為青人君治益都有政於民仕也四方昌其子孫終必返本斯之謂仁鄉人之思封樹長存





70014967

